

衛 东

一九六七年

8

最高指示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階級，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綫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階級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階級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階級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說，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許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目 录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战斗

-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卫东东方红文艺纵队 (1)
- 彻底铲除《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株大毒草.....卫东尽朝晖 (5)
- 从高级奴才到“红色买办”.....红智 (11)
- 打倒阶级斗争熄灭论.....卫东化学分队湘江支队 (13)

送瘟神

- “自尊心”和“自爱心”.....穷追 (16)
- “伪”与“不伪”.....愚公徒 (17)
- 胭脂加戒指的“共产主义”.....银锄落 (18)
- 《青春之歌》是反革命赞歌.....卫东《看今朝》战斗队 (19)
- 刘少奇天津现丑记.....卫东《延安公社》 (24)
- 王光美二返桃园.....卫东赴桃园调查组 (26)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战斗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一、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了。这二十五年，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激烈斗争的二十五年，在斗争中，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全面地、创造性地天才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讲话》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条最正确、最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开辟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新纪元。

《讲话》就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诞生的。它对“五四”运动以来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它的发表，是对周扬为代表的王明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彻底清算。然而，二十五年来，周扬及其同伙，始终是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特别是建国十七年来，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包庇和支持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货，干尽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所以，在文艺领域中，建国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这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其实质是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培植修正主义文人，走资本主义道路。

十多年来，周扬一伙为了反对毛主席的《讲话》，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先后抛出所谓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写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全民文艺”论等等，猖狂地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攻。这些谬论，配合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使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而追求资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兵，丑化群众，歌颂剥削阶级，使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造成由文艺上资本主义复辟而导致政治上的资本主义复辟。

文艺领域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从属于政治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的。归根结底，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把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二、捍卫工农兵方向，打倒“全民文艺”论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核心，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文艺作品在归根结底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就是无产阶级在文艺上极端坚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它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开辟了光辉广阔的新天地。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最重要的是使革命文艺服务于工农兵群众的政治斗争。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艺服务于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革命文艺应当服务于打倒帝国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说到底，就是为工农兵群众的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服务。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应当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使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毛主席说：“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革命的文艺，应当表现工农兵群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斗争，反映“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伟大时代，描写工农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样，革命文艺才能“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然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却根本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建国初期，他就下令解散有利于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文工团，吹捧彻底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后来，他又欣赏歌颂汉奸的《四郎探母》和美化资本家的《不夜城》，主张“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是，周扬之流就放肆地鼓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文艺，让牛鬼蛇神和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文艺舞台，用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劳动群众，而到一九六二年则抛出“全民文艺”论来对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一九六二年，国内外阶级斗争都非常尖锐，美帝和苏修掀起反华大合唱，国内阶级敌人纷纷蠢动，蒋介石匪帮也妄想窜犯大陆。这时，周扬一伙应和着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叫嚷，配合着刘少奇黑《修养》里“全民党”的谬论，借纪念《讲话》之机，公开鼓吹“全民文艺”论，胡说什么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他还曾说过：“我们的文艺是全民的”，“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要熟悉各种人，为各种人服务，只要不是反革命”，如此等等，纯粹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黑货。

毛主席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全民文艺”论，恰恰是抹煞了全体人民中是划分了阶级，否定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故意把互相对立并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混和一起，叫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实际上，这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

“全民文艺”论故意篡改革命文艺的阶级性质，妄想把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改变为什么人都服务的所谓“全民”性质，其结果是使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蜕化变质，向资产阶级文艺滑下去，就断送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全民文艺”论，硬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属于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提拔到革命文艺服务对象行列，同工农兵混同起来，妄图为资产阶级争夺文艺权，要革命文艺向资产阶级投降，把工农兵赶出文艺领域。这也就是要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篡改为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必须指出，这种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全民文艺”论，还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贯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合作论相呼应的。刘少奇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说过：“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革命斗争没有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了”，“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领导生产”。他还胡说资产阶级已经“不愿反抗社会主义”而可以长期“合作下去”云云。这种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合作论，完全是为了包庇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这反映到文艺上就是所谓“全民文艺”论。

所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全民”服务，这是文艺领域中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故意抹煞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全民文艺”论，其实就是配合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向工农兵斗争，为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只有打倒“全民文艺”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顺利地贯彻毛主席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三、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结合，不要资产阶级修养

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革命化。

《讲话》指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这是毛主席给文艺工作者指出的一条最正确、最彻底的革命化的道路。

走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深入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去，这首先是要求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普通战士，同工农兵群众一起，为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而斗争，同时，在群众的阶级斗争大风雨中，彻底改造世界观，才能够正确地描写工农兵，把工农群众表现为“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能够在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却特别害怕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千方百计地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他说：“下去也不能在生活里体验什么”，“就不下去了”。对年老的说：“在乡下呆一个礼拜，再回县城呆一个礼拜，解决解决洗澡和啃饅问题”。这真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丑恶灵魂的大暴露。他们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无意为工农兵服务，有心追求自己的名利地位，他们根本就是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和特殊阶层。当一九六二年他们抛出“全民文艺”论时，周扬又说什么“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完全是照搬

赫魯曉夫所謂“文學藝術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的修正主義黑口號。甚至於還胡說可以“通過”“藝術家自己的藝術實踐”，“收到思想改造的效果”，就更是反革命分子胡風的所謂通過創作實踐達到馬列主義的謬論的再版，都是為了反對徹底改造世界觀，公開與毛主席的同工農兵相結合的指示相對抗的。

周揚一伙所以明目張膽地反對藝術工作者同工農兵相結合，這是得到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支持和慫恿的。劉少奇為了復辟資本主義，妄想用《論修養》的方式來培養作家。他在一九五六年就指示周揚一伙強調作家的“專業化”、“特殊化”，胡說什麼“文化水平決定作家的創作水平”，作家“應該具有豐富的知識，應該懂得自然科學”，“讓他們學習歷史”，“世界知識”，“為使他們成為一個大作家打好基礎”。這就是反對作家下鄉下廠同工農結合，要把作家關在書齋里“修養”，向古代的和外國的文化頂禮膜拜，死抱住書本而逃避現實鬥爭。劉少奇有時也說作家要下鄉，可是卻“弄几輛汽車，上邊有廚房，你們坐在汽車上到處去，坐在汽車上看看也好”，“作家可以在汽車上做飯睡覺”。公然用資產階級老爺遊山逛水的消閑享樂態度來對待下鄉問題，這是對毛主席的藝術工作者深入工農兵群眾指示的最大侮辱和歪曲，充分暴露出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藝術路線的反動本性，暴露出他的高驕在勞動人民頭上做官當老爺的丑惡靈魂。

就在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支持和庇護下，周揚一伙一方面反對作家深入工農兵改造世界觀，要作家閉門“修養”，專心讀書；另一方面則實行“三高”、“三名”政策，用金錢物質，名聲地位來腐蝕作家，刺激作家發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們故意從精神上 and 物質上鼓動作家脫離政治，脫離群眾，脫離現實鬥爭，而去追求名利，追求金錢地位，使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他們不是叫作家為工農兵服務，而是叫工農兵為作家的服務。他們就是用這種作法，來腐蝕和瓦解革命藝術隊伍，為他們推行“全民藝術”論組織隊伍，培養修正主義的文人。

一條是藝術工作者同工農群眾相結合，達到藝術為工農兵服務。一條是藝術家脫離工農群眾，關門修養，走資產階級文人道路，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陰謀服務。

四、藝術為政權而鬥爭

毛主席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藝術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正是從屬於政治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歸根到底是服務於政治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圍繞着政權而鬥爭。

毛主席說：“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着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藝術上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是這樣的。毛主席的革命藝術路線，藝術為工農兵服務，藝術工作者同工農兵群眾結合，正是為着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劉少奇以及周揚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藝術黑線，則是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產階級專政而服務的。

因此，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曾經尖銳地批判周揚一伙，指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在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庇護下的周揚一伙，向往的是資本

主义社会，他们要搞的就是匈牙利那样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所以我们要鼓吹“全民文艺”论，要用“三高”、“三名”政策来腐蚀文艺队伍，这一切都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而做准备的。他们的这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就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先夺取文艺权，再进一步为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是为资本主义复辟而鸣锣开道的。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讲话》这个伟大的思想武器，彻底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摧毁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彻底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阴谋，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

让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红旗在文艺领域中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南大卫东东方红文艺纵队

彻 底 铲 除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株大毒草

二十五年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讲话》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它仍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是我国革命文艺的指路明灯。

二十五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抱什么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界线，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

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周扬之流，在其总后台、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包庇和支持下，一贯对抗毛主席的《讲话》，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利用文艺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

一九六二年五月，周扬之流配合当时国际上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大合唱，根据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妄图在全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打着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幌子，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抛出了一篇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这篇文章借“纪念”《讲话》之名，行攻击《讲话》之实，从根本上全面地歪曲、篡改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宣扬了一整套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大肆鼓吹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竭力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速速铲除！

(一)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早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革命文艺胜利发展的唯一道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这样。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一文中，公然与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唱对台戏，胡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已经“过时”了，因为“我国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唯一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它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由此，周扬们得出结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周扬们就是这样狡猾而阴险地使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取代了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周扬们这种“全民文艺”的“理论”基础，就是苏联的赫鲁晓夫所贩卖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刘少奇曾不止一次地胡说什么：“现在国内阶级敌人已经基本消灭了，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消灭了。我们说，国内的主要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周扬之流的所谓“全民文艺”，就是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抛出来的，刘少奇是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总后台。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总结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英明地、创造性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一再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更明确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这些英明论断的无比正确。

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超阶级的所谓“全民文艺”是根本没有的。江青同志说得

好：“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之流及其后台老板，出于其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极端仇视六亿几千万工农兵群众，而无限热爱那一小撮牛鬼蛇神。所谓“全民文艺”，就是打着“全民”的幌子，为一小撮服务。十几年来，在周扬之流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下，文艺界群魔乱舞，毒草泛滥，搞得乌烟瘴气，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助资本主义复辟，挖社会主义墙脚，何其毒也！

周扬之流为了使所谓“全民文艺”更好地为一小撮牛鬼蛇神服务，还进一步歪曲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抽掉“双百方针”的阶级内容，大力提倡所谓“多样化”的文艺。说什么文艺“要通过各种方式多方面地满足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广泛需要”，“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他们的艺术欣赏的要求”。这里所说的“人民”，在周扬们的字典里，就是指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所谓“广泛需要”，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各种需要；所谓“精神生活”和“艺术欣赏的要求”，就是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生活的追求。反动的戏剧《海瑞罢官》和反动影片《桃花扇》、《清宫秘史》、《逆风千里》等等一大堆毒草，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这种“需要”和“要求”，在周扬之流及其后台老板的支持下，纷纷出笼的。

周扬之流提倡所谓“革命教育之外”的“广泛需要”的文艺，同时也是为了用那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货色，来毒害革命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把他们“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者，或者是贪图享受，不问政治的庸人，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周扬之流所宣扬的这种所谓文艺的“多样性”，同样是从其总后台刘少奇那里领来的“圣旨”。刘少奇经常胡说什么：“看了戏，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无害的，能介绍情况，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进口；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所谓“使人高兴”，就是使牛鬼蛇神欢笑，让劳动人民遭殃。所谓“只要无害”，就是对资产阶级有利无害，对无产阶级貽患无穷。

周扬之流及其总后台竭力鼓吹所谓“多样性”的“全民文艺”，就是直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反对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以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斗争，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反对社会主义文艺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从而把社会主义文艺蜕变为瓦解无产阶级专政，替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舆论工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不断地给他们以迎头痛击。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曾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发扬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同周扬之流及其后台老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京剧革

命入手，冲破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为社会主义文艺沿着工农兵方向胜利发展“杀”出了一条血路。在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下创作和演出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等等，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优秀样板，是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致命打击，对整个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将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二)

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拥护还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实现思想革命化。这是鉴别无产阶级文艺家，还是资产阶级文艺家的试金石。

毛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又说：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伟大发展，是使我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得以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为了推行其“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力歪曲和抵制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他们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篇大毒草中，抛出所谓“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个反动的口号，并称之为“文艺创作进一步提高水平的关键”，以此来反对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反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革命化，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其实，这个反动口号并非周扬一伙所发明，而是从他们的洋祖师爷赫鲁晓夫手里接过来的。赫鲁晓夫有一个所谓文艺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苏共二十二大那个假共产主义纲领上，也照葫芦画瓢地说：“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

同时，周扬一伙抛出这个反动口号，也是遵从其总后台刘少奇的旨意行事的。刘少奇一贯把作家艺术家看作高踞于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极力反对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反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胡说什么：“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与工农兵结合进行思想改造已成“多余”；如果为了“猎奇”需要下乡的话，“可以开轿车去，作家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周扬则更露骨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开的。”主唱仆随，配合得多么默契！

所谓“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个反动口号的实质是什么呢？那就是：把作家、艺术家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而周扬之流的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及

一切牛鬼蛇神，要文艺工作者同这些社会渣滓“密切联系”，为这群妖魔鬼怪服务，取消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文艺家固守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障地，以便发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尤其反动的是，麦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正如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麦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毛主席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彻底批判所谓“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个反动口号，真正实行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工农兵群众，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当前开展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堡垒，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三)

周扬之流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一文中，用很大的篇幅大谈所谓“加强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

是的，文艺队伍需要加强团结。但这种团结，必须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基础上，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下，通过斗争求得团结。而这种革命的团结，乃是周扬之流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极大障碍，因而决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团结”。

周扬的所谓“团结”，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那就是：抹煞文艺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主张同一切反动文艺“权威”实行所谓“非常广泛”的“团结”，因为据周扬们说，这些人也“都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和人民，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与我们的有着“共同的文艺路线和奋斗目标”；否认文艺界两种世界观，两种思想的斗争，主张同那些乌七八糟的所谓“作家、艺术家”，实行所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团结”，并且要“长期地合作共事”；取消国际范围内文艺反党反修的斗争，主张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作家，实行所谓“最广泛”的“团结”，并且“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不实行他们的这些所谓“团结”，就是“简单粗暴”，就是“宗派主义”等等。

周扬贩卖的这些货色，仍然是从文艺黑线总后台刘少奇那里批发来的。刘少奇曾胡说什么：“文艺绝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有些人是二心的，反党的，要进行批评，但不要象反右派那样”，“对于作家要注意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运动当中反了就赶紧团结”云云。

很显然，周扬之流及其后台老板的所谓“团结”，决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大团结，而是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大拼凑。十几年来，周扬之流在其后台老板刘少奇、邓小平的包庇和支持下，正是打着“最广泛团结”的旗号，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织反革命的麦多菲俱乐部，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组织基础，成为刘邓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御用文人集团。胡风、馮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这些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头面人物，就是周扬

把他们当作“很有头脑”的“宝贵”人物，“团结”到文艺界领导岗位上来的。而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作者，周扬之流则根本不讲什么团结，而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他们，以便畅通无阻地推行其“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周扬之流所谓“加强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的实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识破了周扬之流及其后台老板网罗牛鬼蛇神，妄图篡党篡政的罪恶阴谋，并领导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毁了一个个的麦多菲俱乐部，挖出了一颗颗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真正加强了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大团结，为社会主义文艺沿着工农兵方向胜利前进，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四)

周扬之流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最大障碍，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因此，他们极端仇视党的领导，竭力取消党的领导。

列宁早在五十多年以前就强调指出：文学必须成为党的文学。毛主席在《讲话》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文艺必须无条件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的领导，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领导，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用文艺作武器，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充分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先生很懂得这一点，他把他的文学称为“遵命文学”。就是说，作家要根据党的需要，遵从党的命令进行创作。

而善于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的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伙，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借“加强党的领导”之名，行取消党的领导之实。他们胡说什么，文化艺术部门中党的领导，就是要“团结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给他们各种必要的帮助，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文学艺术创作欣欣向荣，使文艺队伍中人才辈出”，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同文艺工作者亲密合作”；就是要“努力熟悉业务”，鼓励文艺创作和艺术活动上的所谓“自由竞赛，自由讨论”，而“不能用简单的行政方法去处理或者干涉”。如此等等，其实含义就是，党不要在文艺界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要去触动文艺界牛鬼蛇神的一根毫毛，不要“干涉”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创作自由”；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文艺工作者的头脑，不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绝对领导；“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周扬），“不要让毛泽东思想在文艺领域内占地方”；不要文艺服从党的整个革命事业，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之，就是不要党对文艺的领导，而要让被周扬捧为“革

命的领导力量之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不要把文艺当作党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而要把党变成替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驯服工具”。其用心可谓毒矣！

周揚之流一贯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阳奉阴违，竭力抗拒。这些家伙，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就是因为有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在背后支持他们。刘、邓长期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是与毛主席分庭抗礼，与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在文艺领域内也不例外。刘少奇曾经多次向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煽动说：“中央负责同志的话也可以不听”。这里所说的“中央负责同志”，显然是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即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而决不包括他们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反，谁要不听他们的活，那就是“反党”、“反革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周揚曾经声称：“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被统治，改造被改造的关系”，其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真是狂妄之极！恶毒之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揪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摧垮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障蔽，并大大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使毛泽东思想日益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这样，就从根本上捍卫和加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使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蓬勃发展。

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正在向党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中，我们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文献发表二十五周年，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周揚之流及其后台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江青同志亲自指导的京剧革命为榜样，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尽朝暉”战斗组

从高级奴才到“红色买办”

· 红智 ·

武训是清朝末年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一条癞皮狗。他在刀光剑影，热血飞溅的农民革命战争岁月里，否定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卑躬屈膝于阔官达宦的足下，摇尾乞怜于地主豪绅的前后，成为农民阶级的无耻叛徒。

他象鲁迅所咒骂的那种为剥削阶级所“豢养”的“走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甘心情愿做他们驯服的牛马，对地主阶级无耻地唱道：“我做马，让你骑……骑得稳，爬得快，俺高兴，你自在”。

他象鲁迅所痛斥的那种“万劫不复的奴才”，“从奴隶生活中寻找出‘美’来，赞叹，揣摩，陶醉。”在向地主豪绅磕头进菜，恭立侍候时，他“觉得安心，觉得快活”。为了几个臭钱，他“喝脏水，不算脏”，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还唱道：“打破头，出出火”。十足的媚骨，丑恶的奴颜，可謂是千古“奇”奴了。

然而，武训不是一个普通的奴才。他是一个打着“忍辱行乞兴义学”的幌子，“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的高级奴才。

“你兴好，俺代劳，大家帮助修义学，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文。”这是武训讨饭时唱的一首歌。为封建反动统治阶级“代劳”，用旧的封建主义文化，愚弄百姓，征服人心，维持旧的封建主义经济和旧的封建主义政治，使地主阶级“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就是武训“兴义学”的根本目的，这就是这个高级奴才之所以高级的地方。在农民革命战争势不可挡，封建统治阶级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国主义受到中国人民重重打击的清朝末年，跳出来这样一个高级奴才武训，这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是多么需要啊！因此，在武训生时，清朝皇帝就大树特树，旌奖他是“乐善好施”。在武训死后，反动统治者又要人们“勿忘武训”，把他当做偶像来加以颂扬和崇拜。他们在屠杀人民的同时，又拿起武训这把软刀子来在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妄图使中国人民都成为驯服温良、甘当牛马的奴隶。一九三四年，国民党蒋介石就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表演了一场赞颂武训的丑剧。蒋介石首先登台表演，挥笔疾书，大唱道：“於戡先生（指武训）！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艰苦卓绝。”随之，群魔飞舞，一起跟上，扯破嗓子赞美武训。就连一字不识的土军阀韩复榘也要象蒋介石那样在《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册》里胡诌上“馨香足千古”几个臭字。

历史上的武训，当然是地主阶级的高级奴才。而赞美武训的皇帝、总统、委员长之类，又何尝不是比武训更为高级的高级奴才呢？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一小撮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他们正是武训的狂热吹捧者。从清朝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对武训的赞美之音，绵绵不断，愈唱愈高。这是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的表现，也是他们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的真实写照。他们赞美武训，是为了阻止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抗，使他们不去触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丝一毫，他们赞美武训，还是要招来更多的武训，随着他们去当洋人的买办，去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何成潜就曾仿照武训的“兴学曲”，写了一首长歌，胡说什么“假使武公生至今，从我国国民革命军，有躬行、无口争……步步踏实事真……学到奉化蒋公生活新，必能压倒一切当世英。”看，封建地主阶级的奴才，就这样，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披上蒋介石这个帝国主义走狗的外衣，幻想“压倒一切当世英”了。但是，历史的前进，是任何高级奴才所阻止不了的。中国革命的洪流冲倒了一切障碍，埋葬了蒋家王朝。

毛主席在他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热情高歌那些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冲天英雄气概的豪杰，从来就无情痛斥那些甘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的无耻之徒。而一小撮甘当帝国主

义、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无耻地赞美一切叛徒、走狗、奴才。中国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总后台刘少奇之所以在解放后不久，就步蒋介石之后尘，完成蒋介石未就之业，把武训这样一个高级奴才捧上银幕，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大加吹捧。其阶级根源就在于此。不过，他们所赞颂的武训更高一级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总后台刘少奇的丑恶面目，创造出了一个披上“阶级”、“为人民服务精神”等马列主义的外衣的武训。大家知道，正是这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刘少奇，在全国刚一解放，就鑽进大城市里，一头栽到资本家的怀抱中，象当年的武训一样，厚颜无耻地向资产阶级乞怜说：“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们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也是这个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就准备带领一批人爬到南京去，当个副总统，和卖国贼蒋介石一正一副，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國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中国革命活生生的事实完全证明这一点。从武训的高级奴才到刘少奇的红色买办，说明中国革命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个胜利，那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走狗奴才们，必然要升一次级换一次装。当着中国人民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就迫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才们，不得不换上马列主义的外衣，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所谓的红色买办，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买办，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历史上最高级、最下流、最虚伪、最无耻的奴才。但是历史是最无情的，奴才爬得愈高，就摔得愈重，当了十七年“红色买办”的刘少奇，不是已被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拉下马，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了吗。

打倒阶级斗争熄灭论

卫东化学分队湘江支队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写了一本臭名昭彰的大毒草《论修养》，要人们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三大革命去“修养”成为所谓的“革命家”。就是这本书，闭口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贩卖活命哲学和叛徒哲学，因而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奉为圣旨，大量印发，流毒全国全世界。

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一贯的，不遗余力的。他从三十年代至今天，无论是在他的臭《修养》里，还是在他给大学毕业生做的报告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接见国际友人的时候，都不忘记宣扬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真是无孔不入，流毒极广极深，也的确确实害了不少人。

他在那洋洋数万言的《论修养》里，根本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充塞全篇的是空空洞洞

的所謂“真正人類”的“同情心”、“自尊心”、“自愛心”，甚至胡說在黨內也沒有什麼階級對階級的鬥爭，有的只是“絕對服從”、“委曲求全”、“容忍”和“統一”。

到了全國解放前夕，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天論就更加露骨了，他公開叫囂道：“我們機關沒有地主，沒有資本家，沒有特務，沒有反革命”，並公然宣揚：“我們的機關和我們的軍隊里沒有階級，沒有直接的階級鬥爭。”

這種禍國殃民，危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階級鬥爭熄滅天論，必須徹底批判，其惡劣影響必須徹底肅清！

我們的軍隊和機關里真的“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嗎？絕對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活生生的事實正象毛主席早就指出的那樣：“矛盾和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生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

我們的黨政軍各部門，從來就不是世外桃源，在其內部始終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在戰爭的年代是這樣，在“和平”的年代也是這樣。階級敵人對無產階級的鬥爭從來就是採取兩手的——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尤其在政治思想領域里，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而兩個階級的鬥爭是更加激烈的。

劉少奇大叫“我們機關里、軍隊里沒有地主、資本家、特務、反革命”，那麼，讓我們揭開蓋子來看一看吧！事實又是怎樣的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樣：“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

文化革命中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我國今天還存在着毛主席指出的這種情形：“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請看：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正是在劉少奇這個修正主義總頭目的保護傘下，竊取了我們黨、政、軍的許多要害部門的領導權嗎？

一小撮投降變節的民族敗類，不也正是在劉少奇這個叛徒總頭目的包庇下，重新混入黨內得到重用的嗎？

而這些壞傢伙竊取了重要崗位的領導權以後，就與劉少奇串通一氣，結成死黨，瘋狂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黨，反社會主義，實行資本主義復辟。這些混蛋，哪有一個不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哪一個不是特務、反革命？劉少奇也正是我們黨內，我們革命隊伍內的一個最大的地主、資本家和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的總後台、總頭目，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個人野心家，陰謀家；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兇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

劉少奇之所以竭力鼓吹階級鬥爭熄滅天論，目的十分明顯，就是要人們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使我們與階級敵人“和平共處”，搞“階級合作”，與他們同流合污，就是要使我國不覺地“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去，從而達到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為了推行階級鬥爭熄滅天論，不惜篡改黨史，胡說什麼黨內的鬥爭是由於黨員“看問題的方法不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不同”引起的無原則之爭，